

## 小说迷

## 肯定的回答

桃江教育局 刘林声

章老师看完试卷,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回家,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女同学迈进门来,她叫李盼,细细的眉毛,亮闪闪的大眼睛,一身红格子衣服特别亮眼。因为从乡下学校转来不太久,数学基础差,考试经常不及格,成绩在班上列倒数五名。

李盼怯生生地问:“章老师,我考了多少分?进步了吗?”

章老师只好回头坐下来,翻开刚考完的月考成绩单:“你57分,进步还不太大,还得继续努力。”

“大概是什么名次呢?”

章老师数了一下,估计是倒数十名,就说:“比原来进了四名。”

李盼看着章老师的眼睛,坚定地说:“我会努力的!”

又一个月过去了,章老师刚刚统计完期中考试成绩,李盼又出现在办公室门口:“我想看看试卷,行吗?”

章老师说:“看看成绩单吧,试卷反正马上就要发下去。”

“那,我进步了吗?”

“没有,你考了55分,有点退步。”

李盼自言自语地说:“怎么会这样呢,我一直在努力呀。”

章老师安慰道:“成绩提高有个过程,并不是一努力就立即见效。”

从此,李盼听课更加认真,做作业也更加投入,到老师办公室来的次数也更多了,经常来请教数学问题,可是,努力不少,成绩提高幅度却不大。章老师也从她的表情上看得出来,李盼对自己开始失望了。

第三次月考刚考完,李盼又来到了办公室,这次章老师特别注意她的答卷,尽管总分没有提高,选择题做得也不怎么好,但后面的大题难题正确率明显提高。对她来说,这是一个突破,一个极好的开端,势头良好,应该设法保持下去。就抚着她的头说:“你分数没有上去,但解题能力提高了不少,老师相信,你实际进步了很多,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大的进步!”

转眼就是期末,看得出来,李盼为期末考试作了充分的准备。

离期末考试还有三个星期,章老师想进行一次小考,帮同学们查漏补缺。考试结束以后,他把李盼的试卷找出来,仔细批阅,发现有好几处答错了。再一统计总分,只有70分。

将全班的试卷看完,章老师估算名次,李盼应该是中等,如果多得10分,就能进入上等行列……

第二天一大早,李盼的脸又出现在办公室门口:“章老师,这次我又没考好,退步了,真对不起!”

章老师本来想如实相告,转念一想,这么用功的孩子多么需要鼓励,需要成功来助力啊,就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:“不是,你进步了,考了80分,进入了班上前10名!”

李盼很高兴:“我会继续努力的,争取期末考试考得更好!”

李盼一走,章老师掏出笔来,将她试卷的分数改为80分。



2012年龙年贺年卡 彭崇谷作

## 名人堂

## 菜花

□ 孙犁

每年春天,去年冬季贮存下来的大白菜,都近于干枯了,做饭时,常常只用上面的一些嫩叶,根部一大块就放置在那里。一过清明节,有些菜头就会鼓胀起来,俗话叫作菜怀胎。慢慢把菜帮剥掉,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,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。把根部铲平,放在水盆里,安置在书案上,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。

菜花,亭亭玉立,明丽自然,淡雅清静。它没有香味,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。色彩单调,因此也就没有斑驳。平常得很,就是这种普通的黄色。而普天之下,除去菜花,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。

且今年春天,因为忙于搬家,整理书籍,没有闲情栽种一株白菜花。去年冬季,小外孙给我抱来了一个大旱萝卜,家乡叫作灯笼红。鲜红可爱,本来想把它雕刻成花篮,撒上小麦种,贮水倒挂,像童年时常做的那样。也因为杂事缠身,胡乱把它埋在一个花盆里了。一开春,它竟一枝独秀,拔出很高的茎子,开了很多的花,还招来不少蜜蜂儿。

这也是一种菜花。它的花,白中略带一点紫色,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。它的根茎俱在,营养不缺,适于放在院中。正当花开得繁盛之时,被邻家的小孩,揪得七零八落。花的神韵,人的欣赏之情,差不多完全丧失了。

今年春天风大,清明前后,接连几天,刮得天昏地暗,厨房里的光线,尤其不好。有一天,天晴朗了,我发现桌案下面,堆放着蔬菜的地方,有一株白菜花。它不是从菜心那里长出,而是从横放的菜根部长出,像一根老木头长出的直立的新枝。有些花蕾已经开放,耀眼地光明。我高兴极了,把菜帮菜根修了修,放在水盂里。

我的案头,又有一株菜花了。这是天赐之物。

家乡有句歌谣:十里菜花香。在童年,我见到的菜花,不是一株两株,也不是一亩二亩,是一望无际的。春阳照拂,春风吹动,蜂群轰鸣,一片金黄。那不是白菜花,是油菜花。花色同白菜花是一样的。

一九四六年春天,我从延安回到家乡。经过八年抗日战争,父亲显得很衰老。见我回来了,他当然很高兴,但也很少和我交谈。有一天,他从地里回来,忽然给我说了一句待对的联语:丁香花,百头,千头,万头。他说完了,也没有叫我去对,只是笑了笑。父亲做了一辈子生意,晚年退休在家,战事期间,照顾一家大小,艰险备尝。对于自己一生挣来的家产,爱护备至,一点也不愿意耗损。那天,是看见地里的油菜长得好,心里高兴,才对我讲起对联的。我没有想到这些,对这副对联,如何对法,也没有兴趣,就只是听着,没有说什么。当时是应该趁老人高兴,和他多谈几句的。没等油菜结籽,父亲就因为劳动后受寒,得病逝世了。临终,告诉我,把一处闲宅院卖给叔父家,好办理丧事。

现在,我已衰老,久居城市,故园如梦。面对一株菜花,忽然想起很多往事。往事又像菜花的色味,淡远虚无,不可捉摸,只能引起惆怅。

人的一生,无疑是个大题目。有不少人,竭尽全力,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。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,一篇像案头菜花一样的散文。菜花也是生命,凡是生命,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。

(据新疆天山网)

## 文字家

## 书信印象

□ 马继远

在村小学读书时,我心底始终有个愿望,期待某一天,自己能突然收到封外地来信,是寄给自己父母的,或者干脆就是寄给自己的。至于信的内容,完全不重要,我渴望得到的,只是从校长手中接过信件时的那种荣誉感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农村信息闭塞,乡里的邮递员是村民们与外界联络的重要窗口。由于村民居住分散,邮递员隔几天送来的一两封信件,便留在学校,由校长派发给收信人的孩子或者邻家孩子带回去。

于是,早操完毕,在巴掌大的校园内,校长会集合全校四十多个学生,拿着信件,训儿段话,然后郑重其事点某个学生的名,让他出列接信,叮嘱他一定要平安带给其父母或邻居。被点名出列的学生,脸上堆满自豪、荣耀,如同接过的是张年终学习奖状。

这种荣耀,我从未享受过。话说我家几乎没有远方亲戚朋友;然而,外面世界的人,肯定也不知道地球上还有我这么个小人儿存在。我唯一能享受的,是邮递员送来后,由老师发给我们阅读的几种学习读物,记得有《金色少年》、《海燕》。这些东西虽不是专门邮寄给我的,却为我铺垫着走向外面的路。

中学时,我在小镇上读书,随着知识的增多,我对信件的含义也有了深层的领悟,觉得信件代表的,似乎不只是一封信、几页纸,某些时候,信件的背后,是关系、是地位、是声望、是个体被外界认知的程度。因此,我仍然渴望能收到邮寄给自己的信件。

1995年,我考取大学,离家千里到外地读书。那时候,电脑尚不普及,大学宿舍楼

道口设置的分机电话也超难拨通,书信沟通便成了我们初期大学生活的重要内容。家乡的父母,还有在外地求学的同学,都是我们写信联络的对象。有段时间,我一天甚至可以收到上百封信件,同宿舍的室友们似乎还嬉笑着比较过谁收到的信件多。

我收到的大堆信件中,最值得提及的当属父亲给我的来信。父亲一向严肃寡言,我和父亲之间,似乎总有种看不到的隔阂,这个可能是很多中国父亲和孩子交流上的通病,不善于当面用言辞表达感情。我离开家人到外地读书,我和父亲就有了写信的机缘和理由。通过书信交流,我渐渐懂得了多年来父亲对家庭默默的付出、对我们几个子女殷殷的期望……由此,也更懂得了父爱的伟大。

这时候,信件传递的,是亲情、是关爱、是和睦,是父亲对我塑造个体人格的良言。当然,正处在风华时代的年轻人,来往信件中,也少不了纯真的友情和爱情。

大学毕业后,我顺利地参加工作,时间也跨入了新世纪。电话、手机、电脑、网络已经普及,基本不用再给朋友手写书信了。我所做的,只是每年元旦、春节前,尽量给外地朋友邮寄贺卡。事情尽管如此简单,却有几位外地朋友打电话给我,历数他们收到贺卡时的喜悦。朋友们之所以高兴,是因为身在异地他乡,还有人能惦记他们、知道他们、关心他们,就像我小时候渴望得到外界来信的那种感觉一样。

在这个快节奏时代,只需鼠标轻轻一点,电子邮件就可以立马发送到网络的彼岸,但包含人情世故的书信,仍然不可或缺。书信看起来速度似乎有点慢,传递的情意却很美。

## 写诗吧

## 扬州学忆(诗三首)

□ 熊永祥

一

江南风润物,  
独坐半塘旁。  
君去吾年少,  
吾来雨骤狂。  
青莲擎碧绿,  
弱柳胜华章。  
大曲传千里,  
不如思念长。

二

早觉西湖瘦,  
三年未看园。  
章黄胜义在,  
孔壁五经喧。  
化境心无物,  
无言道几番。  
篋中书屡笑,  
香咳似诗媛。

三

樗栎自知省,  
乌菟天亦怜。  
三春勤运甓,  
八怪巧铺笺。  
骑鹤芙蓉事,  
呼朋汲冢篇。  
归来风物美,  
原道袖湘弦。

